楊文恪公文集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五

序

舫齋文集序

文章以理爲主理在天下自孔孟以來千有餘年始大明于宋當時有謂洛學起而文字壞有謂二三大儒之詩乃經義策論之有韻者自今觀之定性書易春秋傳序先秦之漢果有之乎擊壤集游山感興諸作魏晉盛唐果有之乎不本之求而惟末之尚名之曰反理之評殆非過也上舍李原道持其尊公先生舫齋文集徵予序之予非能知詩文者特以理爲之

主則亦有可得而言者焉集中有賦有古選近體詩有序記有碑銘有雜文衆體皆備次第而讀之但見不恃其富而出之徐徐殊未竭也善藏其鋒而施之恢恢自有餘也雍容暇豫而不見其急迫沉靜審度而不覺其張皇如絲在繭愈繅而愈有如泉在山愈浚而愈來一言以蔽之主乎理而已此非以洛學爲的以二三大儒爲師能如是乎若其出入乎先秦史漢之間馳驅乎魏晉盛唐之境又不論也公爲人持正而不阿挺立而不矯治己之嚴密存心之忠厚有過人者與仲兄方伯公齊名說者謂其兄玉磬之沉

云友乃偕門注生壇其椿庭養正逸齋高壽介詣於
余索壽必識言以為慶矣既捻其人而於其人之親
之壽能默默乎顧徽惠於先生子請還坐而固辭之
明遠懇懇不容釋因問之曰養正何如壽則曰歲屠
維單閼月躔著執徐歷四百有八十甲子長於絳縣
老人蓋千年矣復問之曰養正何如人則又曰壯年
友勝當而侶范蠡晚境排巢父碣擯許由中間効卜
式之為而膺七秩散銜焉客有肯於列者曰明遠先
生同郡人於此不宜有難色予笑曰然然予之不為
此也久矣於是呼石鄉侯則塵埃滿面矣呼管城子

則頭暈藍谿矣呼易玄光則摩頂放踵矣皆次第至前一一慰藉之令與楮知白共事俾持以爲養正壽

贈外科范生序

高醫蓋世出哉近代如劉守眞張潔古或著方或不著方其大旨惟許魯齋能言之餘人鮮得而盡窺也至李明之寔潔古及門之弟子乃擴大而推明其緒於素難則心領而神會者也至朱彥修則守有三傳之弟子而於明之亦聞而知之者也予嘗謂曰神曰聖在明之儔至若曰巧在彥修亦不得而讓焉夫神聖已絕蹤舉工巧猶可力造而彥修其醫家之

遜龐哉然自唐王冰孫思邈以來僅此數人謂高醫不世出詎不信歟金陵近年有外科范連城氏予嘗見其治背疽一收效於戶侍王公再收效於守備黃公即此二事使有如彥修之醫案不當書之耶予之所知如此予之所不知者其所當書又不知如何也予日者以濕熱下注俄罹於陰時連城已隨 駕北去求之范氏乃延其子魯治之而愈使有醫案之類茲又不當書耶連城體肥而多髯于思而便便其辭質其心恪忠信人也魯尚青年其施治之間如郢人之運斤蓋小心敬慎綽有父風者也夫高醫之難遇

如此而予得之范氏父子安得而不表章之耶用是述其事以歸之昔元遺山序明之書其後修元史者忠録以為明之傳豈徒以遺山之文奇耶亦以明之之事核顧予文安能奇而事核則無愧焉後之作者技傳者或有取於斯

賀龔君廷錫甫暨配同受封序

人生教子入仕而伉儷俱獲封焉人子服官任職而得推恩於其親焉此古今以為榮而人情之所同欲者也茲於清江龔氏見之矣盖廷錫甫以子師顏為官郎中貴獲封冬官主事而其配亦封安人以服之

言則綸絲袍霞衣之在躬以　綸音言則
天章奎畫之在軸榮乎不榮乎於是郎中之僚宋君
以忠合一部諸君僉謀爲文以賀而授簡予竊謂
伊川程子論乞封於妻則不可於父母則可考亭朱
子以父母當得告詞時陳君舉當筆嘗舉以致書豈
非以君寵之爲榮而榮親之爲重哉是諸君之致賀
宜也予聞廷錫甫乃隱君子之流凡正家四禮悉遵
先儒所定儀節行之其庭訓嚴而有方厥配彭文女
中之賢明者所以並膺是榮豈偶然而已哉若郎中
予嘗叨署司空之篆其文學之純深吏事之精練操

執之堅定予每視爲畏友則其方來爲親之榮當不止於此而已矣日者郎中移疾西歸得無念高堂之具慶所謂一日養不以三公換歟雖然昔尹和靖入仕必質諸母要以親在子不得自專郎中其尚俟親命哉予恐其欲久於家庭或亦未之能也

南湳謳餘序

友道居大倫之一不可謂不重也世變俗末知其爲重者不多見焉於不多見之中而獲見之則其人爲何如哉若大尹李君逢明之於僉憲李公元白其賢可知已元白致仕官去家雲鞠頭水之上道路且萬

里外無紀綱之僕內惟僚戚之鋑迫匕旅瀫而欲
首丘之是正焉不甘難乎逢明乃語人曰某與元
白同里閈氣義相得今至此吾之責也即解組爲
元白治喪且挾之以往巡撫陽明王公方伯陳公
憲長伍公太守吳公莫不聞而義之陽明復有所
作以彰其美一時和者甚衆卷軸皆盈通守汪君
孟昜徵予序之予曰此義視柳子厚以柳易播殆
又過之蓋彼之所處於其生而此之所處於其死
在彼為作郡在此為棄官昔之人謂於一死一生
一貴一賤以見交情者逢明其無媿哉小雅伐木

之詩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漢鄭寄天下以為貴友然則篤於朋友豈但可以免人非雖鬼神且福之矣逢明以科第發身嗚鐸有善數製錦有美政篤於朋友特其一事耳抑予聞元白之交賓案視其篋空無所儲莫不嘆息元白誠廉士哉然於此又可以見逢明取友之端大抵以利合者患難必相棄以義合者患難必相收於此益信

大寧龍山王先生慶壽序

科名而取大魁仕宦而至大卿與夫請老而歸驂臻乎耄耋之境而康彊壽[illegible]焉此皆希闊不恒有

之壽以至子焉而復登臺省有位于　朝而於壽
筵初度猶得以拜家慶而遂稱觴膝下之頤不指
希淵不恒有之事字茲於龍山　先生見之矣先
生辛丑狀元官至太宰自冢宰以至於今年幾
八十矣耳目聰明視彊壯人無少異歲之九月某
甲子寔維誕辰嗣子陽明都憲公方被　召命乃
具疏懇陳以展赴　闕之朔以躬綵衣之戲由今
觀之所謂希淵不恒有之事非歟然以先生為之
父以都憲公為之子殆不止於是焉先生甘盤舊
學啓沃於廣廈細旃固有人不及知而史氏必書

之著至於狀元之名著於天下而傳於後世一時同年之士皆謂中某人榜焉兼是數著則名之壽於兩間奚止於年之壽而已哉若都憲公承過庭之訓為曾氏專用心於內之學而登歲亦嘗留意於橫渠尉繚之注以故年時出其緒餘見之武事功蓋天下異日史氏有不勝其書在先生既足以自壽其名而又有子以相與為壽焉則固超乎年壽之外矣江右三司若方伯陳公憲長伍公都閫余公輩咸以此意授簡於康屬綴文以為慶康於先生何能為役特以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言

送尉山齋鄭先生赴召序

聖天子登極厲志中興之業於在位之賢否陟之黜之旨慰輿情其向為僭逆所搆害者乃特起之如仁和胡公莆陽鄭公是已二公初起都憲上意猶以未預朝政耶　召胡公以少宰　召鄭公以廷尉盖駸駸乎置之左右矣拜汲黯於淮南不若禁闥之裨補任仲淹於環慶豈如天章之條陳自昔已然匪今為然也鄭公都憲之起實撫江右盖公提刑宣化蒞治之地公嘗大以問豺貘嚴以馭鴟鳶甚為群小所不便至於堅守禮法陰折

今將之萌最爲僭逆所難受故其得禍寔由於此
茲重臨焉君子仰之小人畏之而瘡痍凋瘵之民
若稿苗之望雨也乃復奪之以去爲本省計恨公
之不留於此　爲國家大計喜公之不奄於此也
於是方伯陳公憲長魯公都閫余公偕其僚佐屬
言於廉豈亦以廉素辱公愛也乎公之端嚴信於
交游氣節聞於天下學術重於儒林其所以舉廷
尉之職者第以無冤民與民自以不冤而已乎此
特一節耳若夫因　主上好生之德輔養成就如
大舜之好生洽于民心焉則孟軻氏以羊易牛之

論程叔子方春不折之說所以預養是心而實爲仁之術皆其可以引近　君之地何者而漸其所往　新政之助端有望焉公其勗之公號山齋縉紳以山齋稱之云

贈經歷楊君考績序

前代考課有上中下九等之目觀陽城之自考下下盧承慶之考督運官有中下中上之別概可見矣　本朝考課之法載之諸司職掌曰稱職曰平常曰不稱職其等惟三三載則一考九載則通考一官之考則亦惟三外任有三載而不得考者有

九載而不得遷考者惟京官則無不得焉此外任所以輕於內任也歟楊君廣之贊政都堂者三載矣其考於臺之長與部之長皆以稱職書之此即前代之所謂上上考也廣之以毛氏學領浙薦剡出南省乙科以先太尹去世惟母太安人在堂欲得祿以為養遂俛焉就職掌教鄧州而陞光祿署正由光祿而陞今官凡京官考滿例當 陛下見廣之瀕行其僚友彭君子惠方君時鳴詣予為文以壯行色且言廣之在官下事母甚孝入仕若干年猶清貧如未仕然則廣之之賢歷每與其職至

於今之考最者豈偶然而已哉予於廣之稱

而二君之意乃不辭而序以送之

三老問年齒序

此三老問年齒也龐眉鶴髮古服古巾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周有二老而多其一唐有九老而少其六在十去宗渊五除二新城三老亦惟董姓壺關三老要為茂名子方疑焉忽有言於列者曰黃衣者憑虛公子也紫衣者烏有先生也青衣者無是公也然嘗聞之禮曰尊長與已踰等不敢問其年此何問乎蓋踰等則不敢問此三人者孰

知其逾筭不逾筭哉其問年又何不可之有哉於是青衣者曰吾始生之年吾不知也但見鑄銅人時已五百年矣紫衣者曰吾初度之辰吾不知也但見蟠桃結實已十三次矣至黃衣者曰吾懸弧之旦吾不知也但見海水變田今滿十籌矣語畢三人撫掌而笑山鳴谷應聲振天地雖三島十洲為洪濤巨浪之所隔方壺員嶠非飈車羽輪之可到亦莫不聞焉曰是人間相傳有三老問年之說其以此哉勳衛徐君命畫史貌之以為冲虛龔公壽公持以示予屬序於其上夫三老者豈世所謂

神仙詩爲壽莫詩於神仙徐君以此壽公其意存矣予不辭而爲之執筆亦徐君之意云

冢宰羅公整菴覲省贈詩序

此南都公卿而下贈冢宰羅公整菴覲省詩也以宰玉峯朱公請贈言以詩而詩必有序考之三百篇則已然矣若崧高烝民諸什此贈言以詩者也若詩大小二序此詩必有序者也於是以諸詩者屬爲序之并以爲贈有不容以蕪陋辭者焉夫冢宰之疏請歸省也以尊翁栗齋先生眉壽在堂也聖天子重違其意而許之且俾馳傳以行此特

恩也此在大臣有不能以盡得者也皆謂先生天
下之達尊也以賢科起家由國子師而封太史由
太史而封納言由納言而封少宰其初封始階由
耆而耋茲由耋而望耄又將由望耄而趨期頤遡
養之源省察之資由士而希賢由賢而希聖凡若
是者豈非所謂通尊者乎溯其承傳自厥先傳上
以上遠有端緒而其三令子皆親受過庭之訓誥
家學之造詣純篤操履堅定說法之皎然潔白氷
檗有聲納言之十載親勞脫屣朝紱賢者之多萃
于一門則夫問安侍膳之閒溫凊定省之際豈非

以貴盛之為榮亦昔人所羨陳秦國之三子侍于左右坐客不安至於求去而已哉要知先生之崇以道德為斑斕以仁義為鸤筌以忠信篤敬為甘旨滫瀡其榮也蓋有出乎世之人之所謂榮者矣然先生教忠一念未嘗一日而忘自冢宰以至二季固當次第而出以体先生之心冢宰有 君命且 九重倚毗甚切不得久留若執法若納言詮部僅促以起者亦屢矣仕而養養而仕是宜更迭而為之哉詩若干承玉峯之委因僭詮其意而為之序云

揚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五

序

送僉憲方君時鳴之任序

兄弟登科者有矣至於同榜者少也連往者有矣至於授職轉官往往同者尤少也夫以遭際之同而又難為兄難為弟[illegible]並秀者又尤少也方君時鳴與兄時舉偕中戊辰進士非登科同榜者乎往歲時舉授主政時鳴授大行人今歲時舉以正郎轉少叅於兩浙時鳴以柱史轉僉憲於廣東銓衡之注擬寔聯一疏　九重之簡命並出一俞非授職轉官之同

旧者孚夫以政事文章氣節行義人所難能而時舉時鳴皆兼而有之又豈非所謂競爽並秀者乎時鳴將之官其同寅循故事贈言僉以見屬予方嘆其兄弟以爲難有之盛事而諸賢誦時鳴之美不置或謂當王公伯安之在鴻臚雍然儒者時鳴即首薦之謂有文武才足當大任卒之果然當胡公永清変告逆藩禍出叵測人不敢言時鳴獨申救之得從輕典或又謂値　主上新政之初有大臣變置人言覥顏在位者時鳴竟論罷之

或又謂臺中惟河南

道署京官考績語時鳴為堂長所選任劑量審而[illegible]潔公夫以時鳴之見稱於同寅如此信賢矣哉顧以不腆之言又褒篇辭然贈人以言予何足以當之獨嘗受　本朝薛文清公有云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求之於昔兄弟並劑者若南豐之曾氏若眉山之蘇氏若河南之程氏其政事文章氣節行義皆絕出於人而二程夫子則又接千千載道學之傳者德業之云無逾於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時鳴往哉予於賢伯仲有望焉

贈顧侯赴召序

重內輕外古今所同然也故不欲出者求薄淮陽之疑得而入者致若登僊之美我顧侯民表以甲科僉令吾豐者凡五稔至是始有風憲之　召夫甲科令之仕進第一途也有如顧侯之賢之政且以是科爲出而復要之以歲月之深則其得之也爲不易矣用此觀之則重內輕外不於此而益驗哉侯須行吾豐之士夫傾城合餞于西江亭上有言於列者曰吾豐地瘠人稠四民之習不一蓋色色有之獄訟之繁與而狡僞之充斥也强梁之橫出而結納之巧伺也凡此四患求令吾豐其漸漸者固不是言然爲能者不

過與之周旋杳無支持呂蔺至於長使奸惡始有甚焉侯至未幾四患寖緩会則幾乎息矣侯於世味於名利皆淡然無情人莫得而投之其處事一裁之心其為政毋寓乎教本之以靜而輔之以嚴至於暮夜之金未嘗至其室也復有言于列者曰侯去矣使代之者弗若焉則上元之賽燈重午之競渡與夫居寺之市謹復過而問焉將見百孔千瘡種種復出如曩時矣於是黃童白叟為之攀轅為之卧轍侯不得行廉與諸在列因解之曰侯茲往也不聞河潤千里者乎其尚有以及於吾豐也況斗斛之水不可以容吞

無之鷭枳棘之叢不可以栖垂天之翼又況以　君
命召不俟駕行者哉衆皆唯唯於是吾輩各擧酹爲
侯祀轂而別

弋陽汪氏族譜序

譜之不可不有也尚矣有之則昭穆序尊卑辨姓氏
別本支明魏晉以來率重玆事而其爲譜則今無所
考焉其可見者惟宋歐蘇二氏之作而已得非以其
人與文而傳歟嘗觀唐書有宰相世系表謂諸臣各
脩其家法以門族相高或父子繼相或數世並顯此
則史官之所作是亦譜之類也要之歐蘇之譜家之

譜也若世系表國之譜也然譜不貴於博而貴於慎
務博常情之公病務慎非賢者不能也今觀弋陽汪
氏譜其慎矣哉汪氏入　國朝自教授公三世至參
政公偕四子並登甲科四之中三為翰苑今三之中
進為吏侍禮侍者二豈徒名位而已其學術其德業
恒以大賢自期待以醇儒為歸宿又有在於繼相並
顯之外者其人重則其譜亦重異時弋陽譜不廬陵
譜不眉山譜歟至於脩史而作世系表不本於此譜
歟夫然則家之譜國之譜之權輿哉予與禮侍為
僚以道義相規益嘗語其譜欲予為之序予何能贅

一詞敬識此以俟

選註詠史絶句詩序

新安程學士嘗編詠史絶句詩學士所編學士所好者也予從而選之予之所好者也學士之不能盡同於作詩者而予抑豈能盡同於學士哉譬之飲食鹹酸若辣人之所嗜有不同耳詩凡若干首略加註釋俾童稚誦習者得以創通大義云

選註定山莊先生詩序

近代之詩大抵只守唐人矩矱不敢違越一步惟陳公甫莊孔暘獨出新格其高處又不論唐人矣予好

今傳詩既選註之好孔賜詩又選註之並存其本以俟世之君子有同於予者而共賞焉

重選疊山先生註解唐詩絕句序

程子謂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閭里童稚皆習聞之章泉澗泉選唐人絕句詩凡百首疊山先生註而序之予猶以爲尚多乃於四之中取其一焉得二十有五首亦欲使童稚習而聞之庶幾有興於詩者耳疊山序云此詩可聯變齊驅於變風境上竊謂三風作於風俗之純得其性情之正固不可尚已若變風桑中木瓜之類又此詩之所無者宜曰可齊驅於

風之變而不失其正者之境上乃為得之噫安得起疊山於九原而為我𢽾評也哉

風雅源流絕句詩序

予選古人絕句詩以授家塾童蒙自唐宋元以至國朝詩人所作於宋復得濂洛關閩之作於元復得劉靜脩之作於　國朝復得陳公甫莊孔暘之作類成一帙以別於前名曰風雅源流云嗚呼詩三百至矣哉邵康節謂刪後無詩然詩至宋諸大儒非三百篇之的派乎予嘗謂詩自刪後至濂洛關閩是一格至靜脩是一格至陳莊又是一格吾謂由陳莊一變

而以至靜修由靜修一變可以至濂洛關閩所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者也不知深於風雅者以為何如

東湖詩集序

詩發乎情原於性而學以輔之焉學也者豈徒尋章於格調音響摹擬倣矩之為哉性情之涵養固有在乎是也性情既正則三百篇亦不外是而格調音響自足以兼之矣何也本之性情然也少司徒東湖吳公平生所為詩積成數帙予近日乃盡得而讀之迺發之餘復選其若干首別為一集自謂知作者之意

妄加評點不知以為何如也公吾人好善惡惡甚真
讀誦記識甚博所謂發乎情原於性輔之以學而得
其正兼乎餘於公見焉公嘗儗令嶺東與白沙陳公
甫遊往來淮西與定山莊孔暘遊近代之詩至陳莊
始一大變人力天巧各臻其妙故公詩多似之間有
過真處昔人謂詩有派然則謂公詩無派可乎至其
獨到固自成一家為東湖詩也自今求其詩者當求
其性情求其性情當求其學力求其切劘漸染乃為
得之予不佞請以此告夫讀公之詩者

值菴盛公薦章序

嘗讀史見前代盛時公卿大夫於朝政有失無不言之言而未從次必繼之務至於從而後已焉賢才未用無不舉之舉而未用又必繼之務至於用而後已焉蓋慶不諱之朝而在位有濟濟相讓之美固如是哉衰世則不然朝政之失若罔聞知非有所畏而爾耶賢才之滯又加擯之非有所忌而爾耶觀於此篇謂非哉　朝盛時爭乎中丞值菴盛公往者之左遷也給舍言之而連署焉臺端言之而連署焉其鄉湖也巡按舉之而屢屢焉巡撫舉之而屢屢焉當夫城狐社鼠憑藉進奉細載私物所過繹騷蔑有誰何者

公分司漕紳將邇其境皆偃旗仆鼓比至一聽約束正供之外不許夾帶一毛由是飛謗徹于

九重公亦泰然處之及其遭貶也人皆以為負屈而爭言之豈非所謂

主聖臣直而為盛時事乎公為廉訪也持之以嚴明而老贓為之束手屈伏宣也守之以公正而黠胥為之失計德優而才贍人皆冀其大用而爭舉之豈非所謂薦賢為國而為盛時事乎觀之宋天聖明道間治道方隆如范仲淹之貶申救者既多而論薦者不少迨夫紹熙慶元國事將去如朱子之罷祠還鄉批

藩之力終不足以勝援跳相攻者之勢此何時哉曰觀於此編以見我　朝盛時之事者以此然則仕者之遊丁昌期豈非大幸也哉左轄陳君宗禹得公所藏本取而詮次之謂此宜為世道賀予得而閱之故綴數語復以為世道賀

送清狂山人歸泰和序

予將遊華胥氏之國童子走報有客在門頭戴華陽巾身披鶴氅衣手持綠玉杖自言清狂山人予驚喜曰望之久矣乃肯來耶倒屣出迓揖之草亭延之上坐山人謂予何以見告予曰尋常拜觀孔子及程朱

一聖三賢之像作者皆有遺恨山人曰此事吾能為之盤礴間忽見一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繇其肩類子產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果孔子之像也少頃忽見二人一人揚休山立盎然春風一人面色嚴冷凛然秋霜果程伯子叔子之像也又少頃忽見一人面有七黑子如七斗狀從容禮法果朱子之像也子謝之曰若此者使日日而張之則日日聖賢在目也時時而張之則時時聖賢在目也豈不足以起後學敬仰之心乎他如貌晉侯如婦人女子貌四皓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以餘如山水如樹草恣意點染俱出

人意表妙矣哉山人之所為也為畱兩月餘予何所作惟與之抹明月批清風沐曉露晞朝暾敷烟霞於匡床對沉瀣於清樽如此而已山人一旦揖予將御風而返援而止之不可得也乃歌而送之山人郭氏仁弘字泰和人歌曰緊山人兮聰明哲比握彩毫兮揮翟不止天機斡旋兮不見斧鑿鬼神出沒兮莫窺端倪如洞庭之張九奏兮無首無尾如廣寒之舞霓裳兮無終無始當其豪放兮孰堪任使調東海以為册青兮鋪大空以為素紙衙官公麟兮僕命道子餘人碌碌兮又何足菡彼孫思邈之叔方伎兮有識所訾

山人盍隱君子兮非畫史

風憲忠告存額序

風憲之名何居風如所謂樹之風声之風是也憲即所謂監於先王成憲之憲是也忠告云者忠告而善道者也元張養浩氏嘗著為風憲忠告之書今左轄高吾陳公複有存額之編豈非事異而意同者哉盖公於 本朝得嘗為風憲諸公凡五十有五人其事蹟散見於傳記諸書及各家文集者網羅采取幾無遺恨昔朱子編宋名臣言行録皆用此法公其取法於是我竊謂 今制内外臺官並稱風憲 祖宗列

並領所總綱外則居而察一方為內則出而察天下焉又為則居而察　京師為夫百司各有所職甲兵不離乎錢穀禮樂不預於刑名惟風憲則橫貫乎百司之中無所不當理無所不當問則此職之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公於是編謂將資之以為私淑之地正以嘗學外臺之時而欲以之而勉乎已也然公豈獨勉已而已哉亦所以勉人也勉已則諸公之治行乃忠告於我勉人則我以諸公之治行忠告於人此成已成物之意而豈徒哉公位益進重臨吾肖我向來宣沛膏澤於湖山千里之外豈非德性學術加人一

等與在外者無所不理無所不問閱歷之多諳鍊之素而然乎抑公既察一省於已往而負望之積且重復如是焉則夫總之以察天下以察京師特匪朝伊夕耳王通有言如有用我執此以往庶於高吾亦云

儀禮注疏序

經名儀禮所載行禮之儀所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也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儀禮五十六篇至高堂生所傳惟十七篇爾鄭康成從而為之注賈公彥從而為之疏二家之說取之十三經者什不一二讀者病

焉少宰靜齋陳公一日寓書於廉司儀禮下失刻襍

而注疏復缺畧如此固不能究孔壁之全擬不能復

鄭賈之舊予於此訪求二十年矣始盡得之手錄成

帙李為序之然則公之好尚古禮為何如哉竊謂此

學各有所因而入二程朱子則以敬而入者也張子

則以禮而入者也靜齋之於儀禮如此豈特如韓退

之所謂揖讓於其間而瑣瑣於儀文度數而已哉蓋

為張子之學亦以禮而入者也抑禮者敬而已矣誠

至於禮焉則程朱之學又豈出於是哉公嘗提督全

楚庠校每以此學風厲諸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

之観於此槩槩可見已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六

楊文恪公文集卷二十七

寧海潘　頴　校正
後學陸時泰
朱　晃　編集

記

易菴記

三代以還教化不明師道不立士生其間往往人自為學故多雜而不醇明道程夫子嘗言顥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世變愈下醇而不雜之學不絶如綫甚至詬

病迂闊則曰道學凡父兄之所以詔其子弟惟恐其為此而不切於世用朋友中有尚此者越雪蜀日無不吠之遂以正心誠意為厭聞居敬窮理為大戒此豈道學之罪哉人不為道學者之罪也應庶舅氏劉先生天資近道早年用力於

小學四書晚而通易先生讀書必欲反躬實踐匪資口耳間發於詩文不越乎人倫日用之常如布帛菽粟久而不厭應每侍焉聽其言論睎其作止恒以為斯世而有斯人先生嘗名其燕居為易且命應記于壁間竊惟易者先生之

道也先生雖纖悉準步事事隱括以歸于理然未嘗立門户脩邊幅與人言以其所可及而不強其所不能是以知德者見之固識其為有道之士而庸人孺夫與之處亦不至有所驚駭而皆以先生為長厚君子也先生之所謂易得非身有之而然哉廉於先生之易亦有志於願學焉者敢以鄙語質于先生

武寧縣學舉人題名記

武寧儒學舊有舉人題名之石起自洪武甲子聶君以大羅君士應至景泰庚午瞿君璞而止

總之十六人自是以後歷科十二歷年三十有六竟無繼者手掌一碑如銘景鍾書太常之難其亦可怪也成化丙午春掌敎陳君貳敎譚君張君一日閱聚拮石刻而談曰人才如足而幽蟄自若在物理有不當然者古人有言三年不蜚一蜚冲天是歲之秋寔賓興賢能之期芹泮之間必有聯翩而起者舊石就泐已去趺而橫砌不改圖之則前者湮沒而後者無地矣於是大尹馮君聞而是之即更以貞珉重鐫其舊復大盛其左以俟今秋之聯翩與後来之踵武者

而徵記於余焉嘗謂武寧為邑在宋元時取進士者屢有其人至於 國朝則無之自洪武永樂以來領鄉薦者屢有其人至於今日則無之其勢如下坂然亦至於極矣物極必反觀氣數而驗人事則亦有可前知者焉昔者武寧之讖云水打甘羅坊上士入朝堂今如其讖矣昔者願學宮之西遷面栁山之文筆今如其願矣此氣數之可知也往之官于校者果有如陳如譚如張之勤於教者乎令于邑者果有如馮之善於作興者乎養育於是者含鋒蓄銳果有如今日

之彬彬者乎此人事之可知也則夫麟角鳳嘴煎膠續絃以接庚午之後者在於此時也雖然豈惟鄉薦哉由此而進則所以攀宋元之逸駕者有不難矣馮君其別置一石於所謂進士者刻其已然而待其將然亦未為不切於事情也其毋曰得隴望蜀哉馮君名琦字閏卿鄞縣人陳君名通字弘明仙居人譚君名塤字汝和新會人張君名猷字大升遂寧人是歲二月朔記

秋籟清暇圖記

弘治己酉江西鄉科薦秀巡按藩臬諸公既付

文衡於主司復選取郡縣官之起家進士而有文學者置諸外簾以參佐其事其杜關節而精玉石之辨亦嚴且密哉於時南昌推府鄧君與焉君其所謂起家進士而有文學者至則周慎明察誠非他人所能踰逮竣事諸公咸以為才復擢按治豐城一日出所謂秋簾清暇卷者俾予記之蓋盡工所獻試院圖君得之而命以茲名云君筮仕即膺理官朝夕與緒衣關木之徒詰辯駁其所以燥吾吻沸吾耳有不可勝言者且君會府日往來諸司騎不脫銜轡今復兼理劇縣旦秉燭視事樵鼓起

方散衙是安得如此地之清而簡哉宜其心之不能忘也試院在豫章子城東涵以重湖一碧萬頃其間宮室整整如畫壁立望遠之樓延袤覆道之屋皆近時漸次而增者予嘗三試於此叨薦而去今復展而玩之乃知不獨諸生之得以摩空吐氣于此而凡執事於此者想其風露秋堂棘垣鎖寂逸興高懷有不可遏者矣則夫君之不能忘者豈非人之情哉雖然凡興感乎前者固有清簡煩劇者亦存乎人耳程明道監試無事賞推邵康節數學周濂溪為南安司理亦未始廢太極圖說易道

有志之士清簡而為程之所推煩劇而為周之所不廢是誠在我而在外乎哉君長材大器無施不可仕優則學其眞遂矣予之為君喜者在是若曰名位之來又奚容喙

雲林書屋記

雲林書屋者丁君天和藏修游息之所也予每造之愛其幽雅不能去其屋三楹中為坐憩之所右庋書籍左設寢榻窗户閒架廣狹相稱如周公之畫井田疆界整整其屏几用器皆精絶如李賀黄庭堅詩無一字塵俗其花木竹石行列不亂如程

不識諸葛亮之兵部伍嚴肅於此可以見丁君之才矣彼闒葺苟且之人牆傾壁圮動以陳仲舉藉口政不知謝幼度於屐履之閒暇未嘗不得其任卒然用之果能破淮淝百萬之師仲舉固可人然幾事不密既無救於東都之亡而身且不免其節目睫閒固已見於一室之不掃矣丁君讀書為文大類其善屋室焉有如此而不能濟天下之事者其慎以將之毋孤交游之望哉君一日觴予書屋中指東偏謂曰往者吾與子讀書之所今以化為爲有先生矣倘不遺舊其為我記夫今日之新作

者子欣然諾之為之執筆

定林書屋記

庠友文君鉞結屋鄉之定林讀書其中且其處草舍數間山田數畝圃蔬數畦而已文君家邑城游侯類而惟此焉樂一歲之中三之一於家十之一於學其餘固於此乎在也彼數間者南窗北牖雖可以容膝數畦者早韭晚菘雖可以登盤數畝者高黍下稻雖可以糊口然亦荒閑寂寞之濱爾文君獨戀戀其間豈非用志之堅苦而然乎范文正讀書長白山斷虀畫粥邵康節學於百原王勝之嘗

乘月訪之見其燈下正襟危坐及其成就一則為有宋第一流人物一則為千古人豪得非亦以其用志之堅苦而甘於荒閑寂寞之所致哉要之為學須吾之境内外俱靜而後可盖靜則可以運精神而於學也有力否則在於已者既無以澄之而在於外者又適足以撓之望學之有成不可得矣諸葛武侯謂學須靜也程明道謂性靜者可以為學文君之外境靜矣其所以能樂乎此謂非內境之俱靜不可合內外之境而一於靜久之明睿自生讀書窮理沛然矣文君其勉之先是鄉先進丁

賡詠為賦定林書屋詩後予亦續貂數語又其後
清江丁玉川為之圖撫州太守周渠石為之題扁
至是文君復俾予為記蕪累之言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辭不獲乃為記之

翠栢軒記

徐君德厚豐城隱溪人也明敏端慤被服儒業恢
弘先世之富貲干丘園嘗於軒前植栢日玩其後
凋之操因題曰翠栢軒一日以書抵張君世範蹟
其大旨求予為之記夫一草一木之微皆足以窺
造化端倪然唯深於理者能之周子之不去草謂

與自家意思一般程子之觀梅謂各有一乾坤是豈見草與梅者哉撫松而盤桓何可一日無此君者未必察識至此也徐君坐茲軒唯栢之玩其必有得於霜皮溜雨黛色參天之外者曰空庭晝靜揮翰題詩則綠陰落硯林梢雨歇支頤望之其翠欲滴雲破月出酒醒夢回影橫窓櫺間清氣逼人是固栢之助然以是求栢亦以淺矣抑栢之為材可以為宮室可以為用器要為有功于世也君父壁雍嘗輸粟景泰間以助賑飢 朝廷為旌其門六世祖德順在勝國時嘗貽書揭學士奚斯言淘

金户之害揭公聞之于朝遂蠲其課君之濟之有父風而今日之豐城豈無有如淘金户之可言者詢之鄉邑中果有如揭文安其人尚為爾祖續盈尺之紙若然則雖逃斤斧于滄江野水之湄亦不害其為材矣莊生欲以擁腫卷曲者樹之於無何有之鄉殆非吾儒之論諒軒中之人亦所不取也

歉齋記

人不可自足乎足於外可也人果可以自足乎足於内不可也軒冕之貴金玉之富此其在外者也人之所當聽乎天者也苟無自足之心則非知命

者矣仁義之美道德之懿此其在內者也人之所當盡乎己者也苟有自足之心則非知性者矣孔子一裛周之旅人蔬食飲水樂在其中顏子一陋巷之匹夫簞食瓢飲不改其樂其於外也何如至於內則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以有若無實若虛自處凡若此者無非汲汲乎其內也世之弊精神竭思慮殫智力窮日夜以求滿其溪壑之慾不得則悲憂愁嘆何時而可已也嗚呼士而未至於賢賢而未至於聖聖而未至於天道皆未可以自足顧足於此而不足於彼何也其亦不思之甚扎吾

邑艾岡有長厚君子劉君華文嘗以歉名齋其亦致力於內者乎君外境皆順且能守昔人知足之戒者其必致力於內也或曰若蚤歲為科舉進取之學欲振伯兄太守公之業竟莫之遂今雖膺朝廷尚義之旌受仕者冠服之寵恒以不副初心為恨又素慕古豪傑士欲以功名自見於汗青閒今皆不得施矣居常兀坐自謂不如古人有忝家世其所稱歉如是而已若是是猶外也推君之心當不止於是如其不信請問之君

豐城熊君子楫世家杭溪之上至子楫植產新建之厚田作室於勝處南岡以據山泉之要會當林木之勝襟置筆牀茶竈琴阮釣具於其中以為游賞之所命之曰南岡別墅焉蓋屋於山林田野間故謂之墅而別墅云者別於杭溪而言也君或在杭溪或在厚田至厚田則燕休於是而所謂山泉林木充君几席間物矣然是幽閒之趣惟高人達士可以有之常患於力之所不足至於大有力者又不得流連荒亡於是隋煬帝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所宋徽宗築艮嶽置花石綱卒之殺其

予倘其國豈非君人者一日二日而有萬幾而三風十衍所當深戒哉陶靖節杜少陵盧玉川輩可以樂此者然陶止於草屋八九間杜茅屋為秋風所破盧則破屋數間而已矣是則樂之而無患為之而有餘力其唯能君乎君以高人達士而資產充牣固宜其克就乎此也柳豐城新建相接壤而瑞河一水還遶匯象潭厚田寔當其間泉甘土美俗厚人淳雖家焉可也奚直別業登臨而已乎君既樂其勝且介其子壻劉觀求予為記觀予內弟也因以復之君焉

移萱記

予來莅後湖版圖之次年是為弘治壬子是歲夏六月始宿于湖中文冊新陳浩如烟海竟日繙閱疲極心目時靈雨連日暑氣鬱蒸無所於休其体顧荷浦柳隄不遠伊邇有不可得而即者偶覩聽事左偏度閣之前有萱且花惜其處於隈僻人跡罕到而予方求所以少滌吾煩襟者幸得焉即累土于廳事之後移植其中蘂以簿書之暇得資游息庶乎在我者常逸而所以娛頫乎前者無以汩其胸中之天否則心清時少而亂時多欲其不為

所泪難矣移萱之次年是為癸丑春三月予再宿于湖中覩其根葉繁茂生意勃勃真若觧人意而自慶所遭者時雖未花而已可預卜其盛矣予聞萱草忘憂又聞諼草言樹之背今茲草於吾廳事後之臺而植焉為不失地矣而范希文所謂江湖憂君則豈敢忘之若予來此雖甚荀公事亦昔人所謂湖中可了者而其憂固不專在是也

移蓮記

予既植萱于廳北之兩臺越歲餘得陶缸于墻隅甚鉅以衆力舁致于兩臺之間取湖蓮之根而種

之附以淤泥浸以清泉旁萱而中蓮尊蓮也蓮何

為而尊濂溪先生目蓮為花之君子若是烏得而不尊之吾郡黄太史庭堅作濂溪詩序有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之說李延平稱其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此誠名言矣但太史公又有高荷為蓋兮不知何處散髮醉之語散髮晉人風致恐不可以比擬想像濂溪也雖然先生之於蓮其真趣有非後學所能驟窺至於景仰于洒落光霽之表則藐予小子安敢自棄若曰蓮之愛而同予者則誰可祀是不謹哉記移萱後一日記

恒菴記

景輝夏先生蚤游郡庠秀爽英發自信功名可攫取而諸公貴人咸歎咨体貌之謂此人當不久淹場屋既而有司輒失之乃嘆曰是毛錐子安可與造物者爭權即返其初服隱居于小嶺之下小嶺吾豐城之勝地其先自宋元以來世世居之地之山水平遠土壤夷曠先生不樵不漁偃蹇其間或捫風而談或仰天而笑或抱膝而吟或掉臂而游得樹而庥焉臨流而詩焉自以無心經世甘與洗耳棄瓢者相守乎蒼松翠栢之盟取號恒菴以見

志焉先生忠信人也在郡庠與家君比舍家君於
休致之年每憶平昔交游亟稱先生謙厚不置蔗
與先生別十年餘今歲獲拜小嶺山高水長子陵
之風尚在真足以滌塵襟而銷俗慮也先生因以
恒巷屬蔗記之夫恒之為義立心如一日古字作
恆取一舟靠岸徹頭徹尾之意士君子小而起居
飲食大而綱常倫理皆當一於恒也若高尚特隱
者一節之恒耳以先生之勇退林壑其不使猿驚
鶴怨審矣他而治心脩身豈可不勉於是先生進
德之功老而不倦其必致力於恒哉雖然易曰

恒其德或承之羞又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不恒之羞人因知之恒貞之凶人或不察也何者恒之為道有變有常靡顧先徃守其常而通其變則於易恒之義庶幾乎得矣

瑩菴記

瑞孝藍生仲來從予學久之將歸謂曰仲之先君子嘗以瑩名其菴因以為號今殁凡猶存圖書如故願先生有以發之以詔我後人夫瑩者玉之色也人之制行周備即玉之無玷也操履潔白即玉之無瑕也苟有一毫之疵缺汚壞則所謂瑕玷者

不在玉而在於吾身矣昔餘孫子以生芻一束爲郭林宗取詩其人如玉之意君彥明問於淳夫之爲人伊川先生答以其人如玉夫以林宗之凜然風槩淳夫之色溫氣和固可謂玉之瑩者矣然瑩於外孰若表裏之俱瑩東漢人物崇尚名節不緇一緇則有之而於道則未也若淳夫以宋儒之懿宗伊洛之道唐鑑一出伊川謂其乃能相信如此其亦庶幾乎表裏之俱瑩者哉瑩菴之瑩予雖不可得而知其必致力於此矣瑩菴嘗從翰林冰谿凱[illegible][illegible]旌其門而長子某述瑩菴之事與近齋錫少

亭今仲也青年奮志他日顯赫宗之節學淳夫之學充見瑩菴之家教哉瑩菴諱玉字碧潤其居高安之大成則自鎬州牧其京始云

觀瀾記

予讀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至朱子集註則曰此言聖道之有本也乃知觀瀾之言固非為水而發矣盖謂聖人之道見之於德行形之於事業自一身之微至於參天地賛化育人見其大也必有所以為大者焉猶之水奔放崩騰悍迅衝激人見其瀾也而必有所以為瀾者也所以為大所以為

瀾類非有本不能也斷潢絕港奚有於瀾諸子百家奚有於大若是者皆本之則無耳然則聖道之本安在不出乎一心而已是心也四端萬善之所備三綱五常之所該河之崑崙江之岷山也世惟心學無傳則其為道無本而其小也亦固然矣杭深能君名瀾字子觀讀書求道絕意軒冕別以觀瀾為號蓋合名與字而取義也時文士詩人述之詳矣君復介摩友丁君祖屬予為記君非觀瀾者也求聖人之道者也聖人往矣求其道亦惟於方冊間而已矣求聖道於方冊間則所謂參天地贊

化育者其瀾也所謂心者其本也或曰孔子直指川流嘆道体之不息而程子亦曰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体以是論之瀾即道也惡用外求之乎予曰不然孔孟之言各有所主而必以水為道天地間豈獨水為然哉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寒暑之推遷草木之榮悴無適而非道也但孟子之言不過借彼以喻此耳況於水而求道易若於道而求道於道求道則無水非道於水求道則無道非水五經四書聖人之道之所在也果能即此而求之則隨其人之工夫淺深自有所得

不然則雖終日端坐于浩浩蕩蕩之傍恐未見其如何也或以此言告之熊君君曰吾居杭溪溪上之所得雞肋耳真不若吾晉之有所得也未幾丁君来督記予遂筆此以遺之